見聽錄 四

廿八

見睫錄卷之四目錄

見睫錄卷之四

孝行

世宗大王誠孝出天 大妃患瘧 上晝夜侍側頃刻不離湯藥飲食非親嘗不進及薨喪禮一遵古制 上徒跣號哭數日不進食時方暑濕 上去床伏苫日夜痛哭左右容以油芚藉其下 上知之命撤去時大雨水入廬次 上猶不移諸臣苦請移處 上曰母后遘疾日夜憂煎望其差愈竟不得效以至於此身之死生不敢恤涕泣不聽諸臣泣請乃暫移次只藉藁薦比明即還廬次 海東野語

世宗朝亂臣任君禮之被鞫也有亂言其子孟孫牽衣止之執義沈道源請同鞫 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子之恩亦大安可以義而廢恩乎孟孫牽父之衣止其亂言是乃

君禮之孝子也豈可與聞而加罪乎道源出　上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之有罪不念愛父之孝心可謂知法乎上同

謹按孟孫之牵衣可謂小節而　上之所以諭臺臣者有足以感動千載非聖孝出天何能曲軆下情如是哉敢錄之以為賛揚　聖孝之一端云

世宗嘗嗜櫻桃　文宗手植之至今滿宮皆櫻桃也及遭喪哀毁過制欒棘愁容所不忍覩筆苑雜記

仁宗在東宮自冲年問寢視膳祈寒盛暑未或一廢侍　中廟疾晝夜不解冠帶粥飮亦廢形瘁面墨侍人無不泣下及薨散髮跣足仆于庭下水醬不入口六日大臣奉國寶請即位號哭不受寶至輒哭在庭之臣莫不摧痛五月啜粥不食塩醬夜不卧寢哭不絶聲既葵不移喪次屛絶宮人使不得近

前毀瘠骨立殆不能救大臣請從權答曰予之誠孝未孚致有此言終不聽疾乃革絶復甦輒使人問安于母妃遂薨 誌狀

向德新羅時人性孝爲時所稱時年荒民飢加以疫癘父母飢且病濵死向德日夜不解衣盡誠無以養乃刲髀以食之母發癰向德吮之皆致平安事聞羅王賜租三百斛宅一區命有司立石紀事後人曰稱其地孝家里 勝覽

按此雖羅朝事里名棹楔猶在故錄

金顏大丘解顏人幼喪父常以未盡喪禮爲恨及母死廬墓三年畢還葬其父又居三年刻父母形置復墓間織大籠置其前處其中念父母生育顧復之恩日夜號慟有大虎來護籠側 上同

金克一金海人性孝母腫吮疽父病嘗痢前後廬墓六年有虎

瓮於墓傍取祭餘飼之如養家畜父有二妾事之如父生時
及死並服期天順甲申旌門 上同

鍾城人定虜衛崔允海善養其父一日偶到畨胡家胡餉以鰱
魚允海不食曰欲歸遺老父耳胡給曰當贈生魚旣食笑曰
欲汝之食實無餘儲允海悔其已食泣還渡江鰱魚跳入舟
中歸養之 北關誌

金自强星州人年幼喪父奉母無闕喪制一依家禮比葬遷父
合葬廬墓三年暫不納履服闋又欲更居三年妻黨牵引登
道仍焚其廬自强頓瞎烱光呼天擗地力排還家伏塚下三
日不起姻戚感孝誠結廬以與之又居三年如初 三綱行實

潘碩徹居金海 世宗朝人遭父喪親自擔土成墳居廬盡哀
事死如生一日行祭献盞闔門俯伏聞卓上有鏗然聲啓門

視之盞酒空矣時天旱碩徹詣廟焚香拜跪曰旱乾如此稼穡焦枯將何以供粢盛乎乃涕泣是夜驟雨浹于潘田而他田不及嘗貿蜜為果以祭俯伏之際恍然夢見父母啖果即吐驚悟問蜜家并蜂煮取云後不用蜜果天雨田之日地亦湧泉〻至今在號孝感泉 邑志

慶延字大有居清州 成宗朝人冬月父病欲食魚膾公鑿氷置網不得魚赤脫巾襪入氷穴經二夜得烏魚又欲食辛菜公泣於菜根菜忽生父食之病愈以孝聞徵辟不就近里有楊水尺三兄弟無行義聞慶君事親棄其舊而慕效喪父哀毀三年居廬不進酒果喪畢後兄弟同居盡得歡心每相戒曰幸有不類之行使慶生聞之貟不亦愧乎 名臣錄

尹孝孫 成廟朝乞養為全州尹衙中立小廚與夫人共執爨

喪丁憂柴毁守廬終三年公世家南原躬獵山水以供甘旨必與夫人親執以奉之節日獻壽吕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山願偕兩山壽萬歲奉慈顏先自歌之遂起舞 本傳

鄭承旨誠謹燕山朝以忠孝遘禍子舟臣梅臣梅臣之子元獜元獜之子孝成俱以孝旌門四世旌表六人古未有也世謂鄭家為孝門東岳詩一門忠孝六旌閭是也 前言往行錄

稷山崔姓人家有八代旌閭通一家為十七而十六皆孝一烈女也豈非稀世事一崔家夜有賊崔翼蔽母受賊刃被亂斫而死賊退後家人來見子死母生堅抱之故母不得脫命方危急人欲脫母則死者以兩臂摟母愈堅半日不得脫傍人作文告之即捨母仆地 稗史

石珎高山縣吏也父天乙得惡疾每日一發則氣絶人不能忍見石珎日夜號泣于天廣求醫藥人言生人之骨和血而飮則可愈石珎卽斷指以進病愈 三綱行實

尹殷保徐騭知禮縣人也俱學於同縣張志道二人相謂曰師猶父也吾師無子當事之如父母養以甘旨及張沒二人請廬墓於其父〻憐而聽之乃以玄冠腰絰居墓下躬炊供奠一日尹感異夢急歸則父果以夢夕疾作未旬而死尹晨夕號哭不離喪側旣葬廬父墳一日飄風暴起失案上香盒數月有烏啣來墳前至朔望猶奠張墓徐終三年並旌門 三綱行實

成石璘字子修號獨谷年六十母年七十餘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公焚香祈禱哀號幾絶俄而母曰何聲侍者驚喜曰祈禱也母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疾仍

愈 本傳

鄭一蠹汝昌事母至孝母嘗病痢公吕之呼天請代見者皆泣下及歿葬祭如禮期啜粥不食蔬果一日不脫衰衣三年不出山口服闋不見妻子即出去遊遍智異山吕與人過飲醉迷不省母夫人憂甚遂終身不飲鄉會有殺牛者以國禁訟于官將抵罪夫人又驚惶如已事公復廢食牛 名臣錄

李晦齋彥迪九歲而孤事母孫夫人有至誠及丁未謫江界大夫人時年九十公聞命怡然曰善養我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明年夫人卒公以母所被衣服隨行聞訃用衣設位朝夕攀號毀戚以終三年 本狀

宋獜壽字眉叟號圭菴幼時喪母時未學禮任情過戚苫席面淚盡腐爛棲廬幕皆白雖死於李芑鄭順朋之手臨死歎曰

皇天后土實鑑此心從容就命是夜白氣自其廬亘天數日不散官至吏叅 海東野話

朴董字馨之號江叟為諫官抗言不避奸凶側目貶義州痛不能躬親廟祀每值忌辰及四仲月齋戒設祭位之致其如在之誠赦還奉母至孝不忍少離承順奉養甘旨畢具有疾則謁醫徵藥吹薪燃鼎躬自烹煎遭故擗踊呼天泣盡繼血氣竭而卒 本傳

成聽松守琮遭憂守墓于坡州向陽里哀毀過禮三年啜粥晨起掃墓焚香拜哭暮亦如之祁寒溽暑不廢有客過其廬投詩而去曰成门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橫日焚香哭撤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無睡一法朱文制當今此始聞服闋之後每值忌辰先期一旬齋戒祭時哀痛如初喪終日不接賓客 名臣錄

朱景顏字汝愚蔚珍人父患痁危急斷脂二節以進即愈父患浮腫當用

地龍汴氷凍難得朱就井甃邉潛禱一晝夜得蚯蚓十六介療病母患臂腫即吮之乃愈寒食貧未供祀以馬鬃造罟九勾掛櫳頭俄而雪急往取罟則無有歸視之六鳩帶罟倒掛门外父母歿啜粥三年為其師南師古黃應徵心喪三年壬辰亂大駕西巡朱啜粥築坛峯上雞鳴時沐浴焚香祝天至今有祝天臺　宣庙賓天朱年七十啜粥終制以忠孝旌门在九萬村 仙槎志

張仁友豊德人生五月失怙三歲失恃及省人事便呼父母後見人呼父母或見禽獸之子母相哺必痛心流涕十八追服喪服素一年兄已祖母辛氏曰吾初不止汝服喪者知汝意切而且汝兄死吾將疇依親執肉強之不得已從命年二十五辛氏歿張哀毀廬幕三年至五十四歲謂其子倫曰我情事不伸者為汝年少不可托重故也今汝已長吾亦老雖死非夭且免無後之罪乃擇地合窆廬墓三年晨昏拜省膝為之胝

村有癘行祭自若一村皆病張獨無恙脫衰鬢髮無一莖黑栗谷先生立傳以記之栗谷集

李新菴俊民性至孝母夫人享年九十而性嚴公白首左右作孺子慕母雖感氣不得不伸眉每於鷄鳴時問安松江鄭相國居隣垣每曉聞公屨聲必起坐曰李判書詣大夫人所矣一夜風雪極寒侍者請少休公泣曰是何言也親年已高欲長侍得乎見諸婦子必束帶門庭穆然本狀

趙重峯憲居沃川自免襁褓即知事親之礼父母有命必跪而對有書父母必盥濯正衣冠祭祀極其誠敬~~平生~~平生不食牛肉一日尊長強之公泣然曰吾父臨終思食而貧不能備供何忍食之事繼母金氏盡道金氏性嚴待之少恩公之外祖母嘗謂曰聞汝繼母待汝無恩因數其事々公不對後數月不往祖母問何久不來對曰前者祖母談我母氏事所不忍聞以故不敢來祖母大賢之金氏暫加責譴公終身兢々未嘗少

懈及公死金氏乃痛傷晝夜號泣曰豈可復見如此人乎平生追悼如
一日不衰 本状慎齋集

李完平元翼幼有至誠三歲在母膝上因索乳煩惱誤捽母鬢髮母有痛
色公驚惶啼泣自是不敢手觸既喪母每語此事悲咽不已大人安川
公嘗苦危疾公就國醫安某問藥老痺不能見客有一婢傳語公往必
袖贄遺婢安感其意爲之盡力藥必有效 降堂集本状

鄭曄字時晦號雪村又守夢草溪人嘉靖癸丑生三歲母有疾醫言黃狗
肉良公在傍聞之後隨乳母出見路傍黃狗謂曰盍向狗主媼曰奚曰
欲買爲母疾藥聞者異之後丁外艱持制有過於禮者病不脫衰寢不
解衣晨夕祭供躬自操刀俎絰直背肉皆爛兩目因淚生翳公恐母夫
人貽慮諱不告公之先人見母夢曰吾兒將失明何不救母始驚用藥
已之母夫人毁幾滅性公泣請從權不許公伏哭庭雪三晝夜不絶穀

母感而勉從本狀

李至男字端禮號永膺延安人父章令彥恍死於舒州謫所公千里攀柩夜伏輿傍凍雪盈衣親負土以葬廬墓三年盡禮事母益勤家貧而必具四方之味母嘗患痢幾殆公嘗糞甜滑沐浴呼天請以身代夫人夢見神人自天而降曰汝兒至誠動天已許自代矣公侍藥受病卒不救年四十九有子二基稷基卨本傳

李基稷字伯生自幼以小學爲法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絕而復甦成服拜賓哀動天地弔者無不流涕既葬居廬不與人坐不與人語日每上塚哭必移晷朝夕溢粥不用鹽菜長老據礼請從權持以號泣咽不能下諸公收淚而歸數月之間頭髮盡白血淚沾漬爲之腐翌年春朝哭氣塞神更請茂握弟手訣曰我之不孝不能勝喪承家餘蠱責在汝身勉之俄頃死年二十三本傳

李基高生有異質精思力踐二十遭父喪泣盡繼血淋喪事不言親朋至
俯首哭而答不敢久留終日几筵血流俱下母鄭氏過哀病重兄基稷
作肉汁而進母疑之使先嘗之仍勸母食退而知之仰天痛哭以刀刲
血舌流滿口又遭兄喪哀痛幾殞氣息奄奄者十年薦松孝行拜松禾朱
茂二縣奉母養志在松禾時遇忌祭獵雉不獲閉户自責至曉雉入廳
事用以供祀後居母憂一如前喪　仁宗反正首擢掌令不就歸蓮峯
其妹處女亦有至行及遭父喪泣盡血出遂以毁死臨終謂兩兄曰從
先人於地下死無所恨但病母在堂不得終養為恨耳言訖而殁年十
八事聞致祭　本傳

愼齋先生事沙溪先生日必曉起拜於卧下跪坐至明沙溪起手斂衾枕
終日侍坐應對執役昏設枕具且沙溪就卧拜於趾下而退日日皆然
沙溪有出則乘馬時先生扶鐙斂衣隨行二三十步拜而止及還迎拜

焉、首扶鐙整衣如前沙溪嗜真魚食鹽木麥麵每飯滿盛食鹽于楪不絶麵則三日一進爲恒式時先生家甚貧窮執網漁于前溪以供之遺事

浦渚趙文孝公誠孝出天其考金樞公八十後常患大便秘結先生亦年過六十親隨溷側以第五指長爪塗油刮出晝夜同室寢處須臾不離側布衾解衣躬自親之金樞公耄不省記而感其至誠日夕垂首獨語曰我之四寸趙判書愛我極盡其情以所啖藥果出於褥薦之下分與先生〻〻恐咈其意不拭塵汚而坐甘喫及遭喪三年饋奠涕泣如雨冬月淚流白鬚連衿成氷 壽谷集

俞彦諲字諲之居稷山貢士同數歲喪父事毋至孝躬親刈獲而供焉及毋喪三年居廬追服前喪六載哀毁自居廬而虎來護朝夕退奠而虎〻共食歲飢多盜公有若干禾穀嘗獨語曰倘失此穀則何以供祀一夜盜來竊稻人未及知而虎吼而奪之公每自汲水備炊泉遠爲慮一日

曉安岳之下清泉自湧只容祭用隨涸隨湧及服闋乃遊泉涸啓聞旌
閭爲猗蹄縣罷歸有留犢之風子敬仁孫立俱以孝聞除參奉是窩集

秦大石濟州人喪父奉母至孝母有脚病坐立須人入番則負來城市乞
來供養退番則負行諸處必備所食育妻子則恐養母不專不娶獨居
手自炊食崇禎七年旌門耽羅志

崔載雄良人萬良子居金海年八歲其父死以幼稚喪服苴杖初不備載
雄哭曰父死不服喪則豈云子乎臨葬給衣杖達宵哭擗自謂藿抱魚
外不食藿隣嫗與餅隣兒紿云魚櫬餅即吐其後餅羹俱不食官免爲
役邑志

忠節

麗末節義之臣圃隱鄭公捐軀於未亡之前牧隱李公穡猗齋李公種學
陶隱李公崇仁草屋子金公震陽畢命於改社之後掌令徐公甄國破

退而終老冶隱吉公再抗疏不仕七人而已 訥齋朴詳所錄

鄭夢周延日人樞密院事襲明之後為人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 恭愍王九年連魁三場遂擢第一官至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都評議使封益陽君忠義伯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右酬左應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稱王佐才時 太祖威德日盛公忌之欲乘 太祖墜馬病篤圖之 太宗議於麾下士謀去之公聞之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宗曰時不可失遣趙英珪要於善竹橋下擊殺之壬申四月初四日也後朝廷嘉其忠節贈領議政錄其子孫子宗誠官至吏議宗本司藝 東史

吉再字再父號冶隱善山海平郡人仕辛朝為門下注書以母病棄官來居府南仇彌里 太宗在東宮召之啓于 恭請授太常博士不詣闕謝恩上書太宗曰昔日與邸下讀書泮宮今之召臣不忘舊也然臣於辛朝登朝筮仕及王氏復位即歸于鄉若將終身上謂遂仕非其志又上書於

上曰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終養老母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 上嘉之優禮以遣復其家 世宗朝官其子師舜贈再左司諫上同

趙狷初名胤後之弟也與圃隱爲道義之交共輔王室官至知申事麗末知兄有靖亂之志謂曰我家派喬木耶當與國存亡後知其不可奪使按嶺南有詩曰三年再過嶺南樓細細梅香不少留舉酒消憂堪送老平生此外不須求未及還朝麗亡痛哭入頭流山 太祖擇拜吏曹典書胤辭曰願採松山之薇不願爲聖人之氓改名曰狷字曰從犬國亡不死有類於犬且取犬有戀主之誠也轉入清溪山登高望松京痛哭人指其峯望曰京峯 太祖嘗幸清溪命以賓主禮見之始出揖不拜語多不遜 太祖皆容之命封以清溪一曲任便居住又築石室以與之終不召移住楊州之松山死後 太祖命立碑書以吏曹典書趙狷之墓而立之忽碑自折只存趙狷之墓四字 趙氏家乘

按三忠即高麗之臣此不必書而 太祖朝或官之或見之又皆贈爵有
臣之義故錄之

太祖之在咸興也都評事朴淳自請奉使而往諷諭切至以動 上心 上諭以回鑾之意公得命即辭 上曰爾其亟去行在諸臣請殺益力 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許始之而授使者劍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適以暴疾滯道僅至江上登船未及渡遂斷其腰使者復命 上大驚悔问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毋改前旨也 上涕泣交流 太宗聞其死大慟曰知其必死而請行其忠勇在古無比即命錄功贈職命畫半身以旌之 老峯集

朴彭年字仁叟號醉琴軒 世宗朝登第與成三问等常任集賢殿見重於 上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知事終不克濟臨慶會樓池欲自殞三问固止之曰方今神器雖移 上尚為 上王我等不死猶且後圖〻而不成死

未晚也今日之死無益於國家彭年從之遂與三問潛謀無何出為忠清道觀察使啓事於 光廟不稱臣但書某官朴某朝廷莫之知明年入為刑曹叅判與三問及三問父勝武人俞應孚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 上王之舅權自慎謀復 上王時詔使來寓太平館 光廟欲同 上王請宴於昌德宮彭年等期以是日使勝及應孚任雲釰擊 上及世子仍閉城門除羽翼復立 上王謀已定適於其日 上命罷雲釰世子以病不從應孚猶欲擧事彭年三問力止之要俟他日應孚曰事貴神速若遲恐泄今世子雖不來羽翼皆在今日若盡誅之奉 上王號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等曰非萬全計也遂止金礩知事不成馳告其妻父鄭昌孫曰不如先發僥倖得生昌孫即與礩馳詣上變 上特赦礩昌孫收彭年等辭服 上愛其才密令人語曰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上必曰進賜ノ上令齪其口曰汝既稱臣於我今雖不稱臣無益也對

曰我是 上王臣豈進賜臣栽曾爲監司一年狀績未嘗稱臣使人校之

果然第六年子憲皆死妻爲官婢守節終身憲中生員亦正直臨刑顧

謂曰人爾等無以我爲亂臣我輩之死非若癸酉之人焉金命重時爲禁

府郎私謂彭年曰公何以致有此禍歎曰中心不平不得不爾公性沈

靜寡默以小學律身終日端坐整肅衣冠令人起敬文章沖淡筆慕鍾

王云世居懷德後移全義至今有朴洞遺址 太臣傳魯陵志

成三問字謹甫昌寧人 世宗朝文科重試壯元長侍經幄啓沃弘多 英

廟末年屢幸溫泉常令三問彭年申叔舟李塏崔恒等便服在駕前備

顧問一時榮之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賜集賢官靖亂功臣辭三問耻之

功臣輪設宴會三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三問以禮房承旨抱國寶

痛哭 光廟方俯伏謙讓擧首諦視之明年丙子謀復 上王三問曰叔舟

吾所善罪重不可不誅皆曰然謂金礩曰汝妻父當爲首相使武臣各

主所殺者刑曹正郎尹鈴孫主申叔舟會羅雲劒停謀而鈴孫不知之
方申叔舟就便房沐浴鈴孫按劒而前三問目止之及被拘 上親問曰
若等何爲叛我三問抗聲曰欲復古主耳天下誰有不愛其君者乎我之
心國人皆知之何謂叛乎進賜平日動引周公〻亦爲此事否三問之
爲此者天無二日民無二君故也 光廟頓足曰舜禪禹不沮之反依乎
令背予爲三問曰勢不能耳吾既知進不能禁退有一死然徒死無益
故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乎食祿而背反覆人
也名爲復 上王而實欲自爲也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且我不
食進賜之祿如不信籍我家而計之 光廟怒甚令灼鐵穿其脚斷其
肱而顏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 上前三問數之曰始
與汝在集賢殿時 世宗抱王孫逍遙散步語諸儒臣曰寡人千秋萬
世後卿等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獨忘乎我不意汝之爲惡至於此也

後向上令叔舟避之提學姜希顏辞連被逮拷不服三問曰希顏實不
知也進賜今日盡殺名士臣誰與為國希顏由是得免三問載車出門顏色
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古主於地下耳顧謂監
刑官金命重曰此何事耶既死籍其家乙亥以後俸祿別置一室寢房
惟苫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為官婢全方節光廟之受禪勝以都摠
管入直向禪位事送奴政院向之三問不答久之三問起如廁仰天太
息曰事畢矣奴以白勝勝亦太息歸家奴竊仰視涕淚如泉即呈病臥
一室家人亦不得見面惟三問至辟左右與語三問詼諧放浪喜談謔
坐臥無節外若無持守內操堅確不可撓奪云 上同
李塏字清甫牧隱之曾孫生而能文有祖父風丙子之変預謀而已彭年
三問被烙刑塏徐問曰此何等刑也為人瘦弱而忍於杖下顏色不変
人皆壯之與三問等同日死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

處死還榮明發不寐出门去顯陵松栢夢中清官至校理 上同

柳誠源字太初 世宗朝文科重試癸酉百官上請褒世祖功比周公令集賢起草諸學士皆亡去獨誠源在迫脅起草出就家痛哭家人莫知其由及 上王遜位授成均司藝丙子之謀三问事發誠源時在館諸生以三问被鞫告即命駕還家召婢子取酒來與妻訣飲上祠堂久不來[往]來視之不脫冠帶拔佩刀擬頭取木片築刀柄救之無及俄而吏來取屍去磔之 上同

河緯地字天章 一云仲章 號延風[鳳]善山人 世宗朝壯元為人沈靜寡默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馬雖雨淖未嘗避路在集賢時講多所裨正及 魯山嗣位八公子强盛人心危疑朴彭年嘗借簑衣於詩答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盖傷時也及宗瑞誅而 光廟為首相以前司諫退居善山 光廟受禪請致至勤緯地就

石拜礼曹叅判而耻食禄自乙亥以後别財一室不食及丙子灼刑三問等
次及緯地曰人以叛逆名厥罪應誅夫何問 上怒弛不施灼刑與三問等
死 世宗培養人才至 文廟方盛論一時人物推緯地爲首 上同
俞應孚武人也勇雄善射超越人家墻屋 英庙文庙皆重之位至二品丙子事
發拿致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爲應孚曰當請宴日吾欲以一尺劒廢足下欲復
故主不幸爲奸人所發耳應孚復何爲哉 上怒曰托名 上王而欲圖社稷
耳令武士剝膚以問情不服顧三問曰人謂書生不可與圖事果然曩請宴日
吾欲試劒汝輩固止此万全乃致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竪儒卽閉口不答 上愈怒命取灼鐵置腹下油
火並熾顏色不変徐待鐵冷取鉄投地曰更使灼熱來終不服而死壯至孝
凡可以慰母心者無所不爲與兄應信俱以射獵名世遇禽發無不中家貧
無儋石之儲奉母之具未嘗不贍母嘗往來田庄兄弟從行一日於馬上飛身

仰射應弦而墜毋大喜身長過人容貌嚴莊清如於陵身爲宰相而以苦遮
户食無一両時々絶粮妻子怨苦死之日哭謂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初
舉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某韓某此拳足矣何用大劍晋爲咸吉道節度使有詩
曰良馬千五嘶柳下秋鷹三百坐樓前亦可見其氣象云 上同

鄭苯晋州人高麗贊成郊隱以吾之子有光爲 太宗朝登第 世祖誅金宗瑞
時以全慶道體察使自嶺南回至忠州見循首至用安驛京官馳馹来未唱
云有傳旨公下馬再拜向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驛舘否曰某但受旨押至配
所耳公還上馬赴樂安官即公郎僚行十餘日一不問朝廷事到謫勞苦謝
別而已在配嘗奉神主一日睡起謂随行僧曰精具一飯吾祀吾祖祭畢盡
焚其神主俄而使至賜死臨死曰吾若有二心渙天曰依舊不然必有異既死
忽雲雨作 搜聞瑣錄 丙子錄

許詡孔巖人領相稠子 文宗升遐以左參贊同皇甫仁金宗瑞受顧命 光廟以

首陽大君將赴京詡曰今梓宮在殯主少國疑公子爲國柱石去將何之光
廟心偉之及宗瑞誅詡以前言得不死羣臣入賀宴鄭摛趾等拊掌歡笑而
公獨愀然不食肉而已梟宗瑞仁首于市誅其子孫詡曰此人萬無謀反理今
胡大罪 光廟曰汝不肉食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盡死詡生亦足
又忍食肉因垂淚 光廟怒甚猶愛才德欲赦之李季甸力勸謫外竟縊殺之秋江集
鄭保圃隱之子孫性放浪不羈庶妹爲韓明澮妾六臣事發公訪其妹問相公何
往曰鞫罪人在闕庭公揮手曰此何罪人令公若殺此人當爲萬古罪人即
拂衣去明澮歸聞其言上告焉遂庭鞫曰素知成朴之爲正人君子故有是
言 上命釋之仍問此何人左右曰鄭夢周之孫也 上遽止之曰忠臣之後
減死流延日 丙子錄
魯山遇害人不敢收尸寧越郡吏嚴興道即臨哭具棺歛葬于郡北五里地族
人懼禍止之曰爲善被禍吾所甘心其後子孫貴昌 上同

奇判尹虔自魯山朝(体官)杜門謝絶人事 光廟潛邸時三訪于私第公托以青盲
光廟一日持針擬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竟不能起之公亦卒免於禍諡貞武(本傳)
金時習字悅卿高麗侍中台鉉之後五歲以神童称 英廟召試以詩賜帛還
家聲震一國称曰五歲而不名方讀書于三角聞魯山遜位即閉戶大哭盡
焚其書陷于溷側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雪岑累變其號曰清寒子東峯碧
山清隱贅世翁梅月堂傷時憤俗氣盡不平自以聲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
儒迹佛取恠於時故作狂易之態以掩其實月夜咏離騷一過淚下沾襟性
嗜酒醉則曰不見我 英廟流涕甚悲四十七娶安氏女爲妻〻歿復還山
作頭陀形(剪髮存眉)年五十七終無量寺(本傳)
南孝溫字伯恭號秋江居士父恮早死事母至孝胸次洒落無一點塵氣嘗受
業於佔畢齋不敢名之曰吾秋江見敬如此與金宏弼鄭汝昌金時習安應
世諸賢相推重若兄弟 成廟朝年十八上疏請復昭陵不報遂無意斯世

放浪山水間甲戌生壬子年三十九葬山甲子追罪昭陵之疏横罹泉壤之禍早從梅月堂一日梅月謂曰我則受 英廟厚知爲此辛苦生活宜矣公則異於我何不爲世道計公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昭陵之後赴擧不晩也嘗作六臣傳門人諭以大禍公曰吾豈惜死終没大賢忠義之名遂成野史禍作家人慮遺稿復爲禍階盡付烈焰外孫俞政丞泓收拾散逸詩文揔若干 名臣錄

李孟專字伯純號耕隱官至正言 魯山朝乞外爲居昌縣乙亥間棄家托以盲聾屢召不起終老丘原謝絶人事惟佔畢齋入謁則心語終日雖一家妻孥莫知托盲之意臨歿始知之 名臣錄

元昊原州人乙亥以集賢直提學棄家還鄉杜門不出親知之仕朝者未見則絶不引接有觀察使簡徒從微服往元初不覺出迎知爲觀察揮手却走而入觀察憮然而歸 光廟徵以戶曹參判不就深入酒泉山中 師友言行錄

羅嗣宗 成廟朝人時藩[illegible]（晋）于知車爲西北巨患朝廷擇超五階拜慶興府使

公遇賊搏戰激勵士卒皆懷死志先以身直衝中堅士皆爭先公躍馬出入如視無人且戰且射左指盡脫血流濺衣易以左射虜無不應弦而倒右指又脫矢隨而盡虜惜公忠孝勇誘降萬端公上指天日大數罵曰生不能饜汝腸死必陰殺汝虜大怒磔而分之以戟貫頭而去時年三十二官奴善伊衛僕春生皆抱公屍并見支解兵使尹未孫虞侯崔晉河不以隻矢相助坐視其死後竄極邊公之父在清州本第一日與客坐堂忽見一片黑雲自北方飛到洒血雨一陣于庭中後驗之即公殉節日也 羅副學拾遺

金西河搢厚被 中仁二聖恩遇 仁廟在東宮每臨直房問難至寫墨竹賜之乞養在玉果縣聞 仁廟暴薨即棄歸長城稱蹇遜不出戶 明廟以弘文校理召即登途行中賜數石酒路傍村店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十餘日纔行數日程酒盡又稱疾還終不仕常以六月晦至七月終痛飲沈醉一切世事都不省遇 孝陵諱日入山痛哭竟夕而還蓋眷至慟於 仁廟賓天之日而爲難言

也五十一卒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 寄齋雜錄

高敬命字而順號霽峯生癸巳英姿偉量悃愊無華擢戊午文科以校理升通政壬辰亂適在光州鄉序首決倡義計應募雲集擊錦山城賊將合戰賊夜犯防禦郭嶸軍先潰義軍仍而崩潰左右請騎馬而跳公曰吾豈苟免者麾下安瑛下馬授公步從公竟死從事柳彭老身蔽亦死安瑛及公之子學諭因厚同死後義兵僧取歛公尸過四十餘日累經暑雨而神色不變葬于和順縣風雪大作長虹起墓左橫跨塋域贈左賛成旌閭建祠公子從厚自衰次起兵復讐晉陽城陷投江而死次從公死者又有四者俱孝友 本状

趙重峯憲居沃川持斧伏闕請斬倭使壬辰亂投袂而起沫血移檄為募義旅進兵清州親冒矢石竟日督戰賊大衄公方簡輕銳直趍行在至溫陽倭之在錦山者復猖獗公議討錦賊文移列邑七百義士願從公死生公泣誓曰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與僧將靈圭聯兵而進賊衆我未盡分兵薄我

公乃下令軍中曰進退死生無愧義字矢盡賊遂闌入帳下士挽公請避公
解鞍下馬曰丈夫死耳不可除亂而苟活也遂援桴督戰自朝至午砲烟如
霧終日不散士爭趍死至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竟如公俱死無一人偷生
幸免者賊死亦相當勢遂挫收餘兵還陣哭聲雷震三日運尸不盡乃積而
焚之遂遁去以故湖西南得全公弟範尋公尸將士環公死相抱顏色如生
張目掀髯怒氣勃勃贈公吏曹參判錄其宅堵參奉月廩其家長子完基狀
貌魁偉戰死之日拔舉其冠服蘄代公死賊認為主將砲其尸賊既退公之
門徒朴廷亮等收七百義士聚作一塚 重峯集

宋泉谷象賢字德求為東萊府使壬辰倭寇卒至賊有書曰戰則戰矣不戰則
假道公亦以牌書戰死易假道難六字投賊中賊圍之公登南城門督戰牢
日城陷公取朝服穿甲上踞胡床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之棺斂而埋之立
標以識之出賊之害公者戮之初賊將平調益吾感公欲為公報目公避使

之公已下床北面拜矣拜已致書于其父渡與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今其下曰吾腰下有大悉吾死驗之而收吾尸二妾及衙僕從公而死 本傳

金汝岉字士秀多力便弓馬魁文科爲義州牧使壬亂副申砬至忠州請固守鳥嶺砬不聽及軍敗砬使公草狀啓公環甲臨紙鳴亮颯颯觀者驚歎砬背水爲陣遂大潰勢急呼公曰君當免乎公笑曰豈以我惜死哉同至彈琴臺下殺賊數十相與赴水 上同

崔慶會字 居綾城登文科壬辰居憂在家高招討敗死諸將士推公爲盟主公領右道諸軍所謂右義兵也任眞寶啓英領左道諸軍卽左義兵也公處事精敏號令嚴明人情皆以爲恃癸巳領兵入晋州城陷與幕下士文弘獻同赴水先事聞贈左贊成錄用子孫賊退鄉人立祠名曰忠烈賜額旌門 湖南義錄

金千鎰字士重彥陽人居光州舉遺逸爲台諫骨鯁敢言壬亂以前府使居羅

州聞報號痛而久曰徒哭何爲遂奉義聚兵進屯水原多捕獲行朝賜號倡
義使遂下晉陽城陷公在矗石樓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北向拜哭
子象乾及幕下梁乾璹等赴樓下潭水而死天將虞遜宗道祭文曰凡人之
在天地之間者有死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者滔滔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猶生者吾於
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始悟竹山之霖乃將軍之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
軍不平之氣也云云 本傳

西崖懲毖錄以爲晉州之陷全由於金倡義失策又謂死時痛哭若畏死者然
何耶史則極贊而外史如此可怪云云 澤堂集

按以余觀史則自外入赴不避危難壬辰諸將中無如金倡義臨死決烈一
節殉國又莫如金倡義而西崖之論如此甚矣黨論之害也

黃進字明甫居南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豪俠登武科庚寅隨通信使入日本
買寶釼二口而來人問之答曰此賊不久渡海吾當用此釼人皆笑之壬辰

為同福縣監每衙罷操甲馳馬輒数十里而止亂作與賊累戰大捷我軍無一死
傷者由是湖南得全以功升忠清兵使癸巳領兵入晋州勵心防守賊不敢逼未
幾中丸而死公死而城陷遂贈右贊成旌门 湖南義錄

梁山璹字會元己卯名賢彭孫之孫居羅州嘗遊牛溪门下見時事日非絶意
科業徒步習勞壬辰募鄉兵数百與金公千鎰守晋州金公使公請救於天
將辭氣慷慨言淚俱發天將猶不出兵及還賊已逼城同行皆走公泣曰臨危
苟免可乎自江南入城同赴水死 上同

柳彭老字君壽居玉果性至孝登文科恬雅不仕屏居田间壬辰隨高公敬命爲從事錦
山之戰與高公異處意高公已出與諸將同時走還及聞高公未出遽策馬還入奴叩馬泣
諫公以劍斫奴奴釋馬而涙公遂馳進與安瑛同力救之竟爲賊所殺贈司諫旌门 上同

安瑛字元瑞己卯名賢校理處順之曾孫居南原事親至孝壬辰入高招討軍幕
下諸生皆高談大言公惟隨行逐隊而已及軍敗諸生一時散走公獨不去
扶高公上馬高公墜馬公以所乘馬授之高公勸公速出公終不出遂同死贈僉正旌门 上同

金敬老居南原壬辰以勳防將留全州與兵使福男自蛟龍山直入城中賊陣彌滿
数十里公等望見賊屯相與抵掌大笑曰捐身報國此其時也遂揮兵直進了無

怖色揚摠兵爲之感動曰爾國男子惟此二人而已及城陷共奮劒斫賊
力盡而死上同

鄭運靈巖人自少有慷慨俠氣每以伏節死義自許壬辰爲鹿島萬户李忠武
以戰艦屯於前洋不敢進公自請爲先鋒直擣外洋賊大至諸將皆退走公
大呼曰今日吾得死所矣衝冒突陣撞破賊船不知其數後連日大戰中丸而
死贈節度使李公之閑山大捷公實首倡之也上同

蘊尚真居寳城平生所爲未嘗有一毫非義從左義兵將任啓英每出戰必着紅
衣先登突擊賊不敢出星州之戰衆寡不敵皆退縮公大呼曰見賊而走何
謂義兵力戰中丸而死

白光彦居泰仁少有勇力登武科升堂上性慷慨尚義氣好善疾惡人皆敬憚
時鄭賊汝立附托時輩勢焰薰灼一道文武之士趍門結知公所居甚易鄭賊
再三請見公不往鄭賊啣之公爲鎮海固城二縣宰鄭賊輒嗾臺官駁遞
之公終不動乙丑爲北青判官趙重峯謫居吉州凡所經知舊守令多畏禍
莫敢出見公獨待之欵款重峯曰吾與公未嘗一面今何至此公曰中心所激
不得不爾壬辰遭艱家居聞李洸罷兵馳到公州謂洸曰君父播越臣子

固當赴難君何罷兵有何意乎遂瞋目振鈎洗大驚曰此後惟君指揮公自
公之
請為先鋒龍仁之戰洗以公為違令重杖之公歎曰寧為賊所殺突陣而死
人皆憤惋上同

張潤居順天自少伉倨登武科不事干謁人或勸之仕曰以仕為急者必受制於
人每事不得自由與獄中拘囚何異嘗為鉢浦萬戶見忤於水使即日解印
去後志槩如此而人無知者沈滯者屢年射獵為事壬辰死節於晉州上同

姜睡隱沆字太初自幼好學五歲能屬文戊子進士癸巳文科以刑郎隸督餉
官李光庭從事丁酉為巡察使黃愼從事路塞不得通將父入海船小人多
分載二船與父船相失卒遇賊公解衣投水中兄弟妻子同溺水淺盡為賊
所得知公為顯官縛益急徽纏入膚終身不滅公絶水不入口九日而猶生
送拘于伊豫大板賊戊戌五月與二兄潛逃夜行八十里兩足流血賊追執
將殺之一賊救而止送還大津在舟中賦詩曰平日讀書名義重後來覗史

是派長浮生不是遼東鶴等死須看海上羊密與被虜人等約買舟西還作檄文以道意乙亥天朝差官將還公泣請隨歸天將再三乞解倭將許之遂與二兄及家屬同還其在倭中也錄其地名及官號賊中形勢具疏奏之又作聞見錄以進萬死生還得全素節又值權奸坎坷終身惜哉後使臣至倭倭人輒問姜中郎今做何官仍盛稱忠義之節不愧於蘊中郎文丞相云其在日也遇母忌日不忍虛度賣桃供具薦之以祝之曰合家淪濟寓旅絕國坏土荊榛木主載溺瞻望天涯草木嗚咽 本重士集

壬辰之亂起義討賊者全羅道則前判決事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及其子從厚前府事崔慶會慶尚道則玄風人郭再祐前佐郎高靈金沔前掌令陝川鄭仁弘前翰林礼安金垓正字柳宗介草溪人李大奇軍威校生張士珍忠清道則前提督官趙憲前牧使金弘敏僧人靈圭士人朴春茂李山謙忠州人趙德恭趙雄清州人李逢京畿道則前司諫禹性傳正郎鄭淑夏水原人崔

屹高陽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彥經幼學金琢前正郎俞大進士人洪

季男王玉忠義衛李軼 懲毖錄

金應河字景義身長八尺勇力過人動止安閑絶無武夫麤悍氣飲酒数斗不亂萬曆戊午為大明援兵以宣川郡守隨姜弘立為左營將四三月初四日到富車嶺喬劉二天將先敗我師亦潰公獨柳倚樹下射必洞札彎弓之手至於墮指矢盡又手釼擊賊釼折遂死〻後日久顏色如生猶手握刀柄不解

皇帝嘉其節以千金慰其妻孥 龍灣錄

時鉄金賢以軍保通引隨公行方公倚柳射賊一軍皆散獨鉄賢守不去伏公甲裏拾矢〻盡鉄賢呼曰矢房空矣公歎曰汝欲走乎曰小人義與將軍俱死遂同死朝廷復其子孫十世又於龍灣立祠畫公像亦畫鉄賢其傍丙子胡人焚其祠 定齋集

癸亥反正時李竹泉德洞被執於介士而至不屈膝叱曰亂涎何處吾君安在

不死非丈夫也刃在頸不動李延陽時掣公肘曰綾陽君為宗社為此擧天
威不違顏咫尺矣公乃拜叩頭涕泣被面哽咽而祝曰願毋殺舊君願毋殺
舊君 上嗟歎曰何為出此言諸將欲兵之 上親止之龍灣倅
朴永緒星州人少英俊善騎射事親孝登武科為昌城府使當甲子适變鋒甚
銳元帥領兵不敢仵永緒時為先鋒與南以興鄭忠信合提偏師追及於黃
州薪橋合戰兩軍先潰永緒躍馬大呼馳入中堅取适馬縱為賊所擒叱曰
朝廷封汝為府院君授汝為副元帥何負汝反耶吾為汝擒者馬也援佩刀
斬馬首适惜其勇欲降之适將韓明璉推重永緒誘脅百端終不動乃裸而縛
之坐幕外天寒肌肉瘃裂明璉夜起提貂帽加其首曰孝源良苦今日從我
大司馬之任非公而誰永緒抵帽於地曰毋以賊貂汚忠臣頭也賊軍戎男
者與永緒同里進一瓢水以救渴永緒躍起罵曰爾為賊兵敢以水飲我守
因大呼速殺我䰟魄當誅汝矣适怒縛之柱使降倭亂斫之體無完肌而罵

不絶 仁祖聞而歎惜贈兵叅致祭旌閭東溪集

姜嗣龍昌城人體豊貌偉倜儻少爲校生有聲鄕里中邑倅辟爲座首時西邉多事責應旁午龍皆立判以故爲座首三十年更數十倅不得免撫摩兵民旣誠且惠人皆感服立碑誦(頌)之龍曰吾聞峴首碑不聞座首碑壞之丁卯陷義州北掠昌城府使金時若昌洲僉使金宇晃見擒宇晃降時若不屈曰吾爲國守邉不幸城陷有死耳忍屈膝耶龍曰主將旣不負國吾何忍負主將請從公死賊因時若縛嗣龍令指時若家眷及民人匿處龍曰知固不告況不知耶賊引弓向之曰不言將射之龍曰死固決矣忍導賊魚肉耶人終不言且罵之賊縛之樹射之矢集如蝟遂死贈主簿復其家子世賢賀賢丙子亂從府使趙應立守螳蛾山城幷力戰死之人謂姜氏三忠龍灣錄

洪命耉字元老擢文科乙亥爲關西伯丙子之亂聞南漢報自請精砲三千誓天而出夕次江東兵使柳琳曰時無朝令何敢輕出(進)公拔劍擊地曰君乎是

何言耶為臣子者置君父圍城中何忍坐視違吾令者當用師律琳瞿然曰
强從丁丑正月次金化縣北栢田山琳先占高阜蓋欲令公先受賊乙得觀
望訴也公追至見地勢失險移就山冢翌朝賊果大至迭犯三面公督衆拒
戰賊死相枕因賊急公連呼琳琳不應左右勸公移就琳陣公笑曰吾豈求
活於琳耶此吾死所取符印付小吏取筆作書訣老母凝坐上手弓鈎射刺
身集三矢自拔之神色自若遂遇害年四十二順安縣令許軺等同死者十
餘人過四十餘日收斂顏如生贈吏判立祠殉節處 本狀澤堂集

李義培字宜伯牧隱之後丙子為忠淸兵使提孫軍赴難將行作白紬行纏以
靑綿絲為繫親書以着曰死生不可知也他日原湿以此為識引兵入竹山
山城報聞 上嗟賞曰朝臣勇力忠誠無如李某者與慶尙左兵使許完右
兵使閔栐偕進廣州之雙嶺鼎足而陣賊先犯左軍左軍中火炮齊發賊少挫
而乙軍中失火三陣驚擾潰散僕人貴卜進馬請出公叱曰事至此惟有死

耳乘馬何之衣虎裘立陣前射不已俄而中矢仆地遂死之兩節度亦同死
裨將安三五跳上山望見公射賊注目嗟嘆及見其歿頓足悲號公之孫汝
發聞變赴戰塲求尸閱月始得之面貌鬚髯無損獨白纏青膝在初公子穆
甲子适變隨内舅李完豊曙禦賊松都爲賊所得以兵脅降以鐵槌槌之罵
不屈而死至是 上教曰父子死節世所罕有贈公議政穆兼官 (本状 明谷集)

金仙源尚容字景擇丙子原任大臣奉廟社入江華城將陷公南城譙門踞火
藥櫃諸人多從者公麾而去廝之孫壽(全)及一奴不去士人金益謙權順長亦
隨在公平生不烟吸草忽命取烟以打火來俄而轟裂天地屋宇騰空而上
俱無處所尸亦不得先是或勸公具舟以備公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不
可知宗社元孫亦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偷生人不敢言公爲人醇
厚篤至望之知其爲長德君子 (本傳)

前都正沈誢見其侄東龜艤船請渡乃曰國破家亡(生)渙何爲遂整衣冠北向四

拜索紙筆書遺疏曰宗社亡矣可無洼矣臣今一死以報國恩手撫外孫朴
長遠顧諭夫人宋氏〻〻乃舉從容堂事以荅之夫公悅曰情同百年義共一
死我為忠臣公獨不為忠臣之妻乎夫夫人曰夫死於忠妾死於節潔身同歸宗
所甘心遂相對而縊 丙子係

前掌令李時稷與李主簿宋時榮同舍時榮先自決時稷繫其頸使奴引之奴
不忍從命乃書扇面數行并其網巾付奴使給其子即自決扇面贊曰長江
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恸背國偷生宗社淪亡萬姓魚肉況彼南漢旦暮且危
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
養老母縮跡鄉閭隱而不起區〻遺願在爾善述 雖竹窓 上同

尹烇字晦叔號後村庚戌登第丙子虜僭號朝廷怒絕和時公為掌令不言或
疑之公答曰絕和之後廟謨涵〻曾無備禦之策我雖言之無補於事必如
家兄所言 八松詩言 事不報 然後方可也亦不見用吾復何言寇深公護嬪宮入江

都兩檢察遲回江山公上書直斥之宰相不悅而兩察之怨又深矣城陷宋
公時榮李公時稷先自縊公抱尸大慟亦取其繩自縊傍人解之翌日虜驅
出城中人公引佩刀自刺猶不死乃憤罵賊曰恨我刃短不絕吭豈從汝也速
殺我也遂與姜渭聘李惇五同時被害　肅宗贈朝吏判謚忠憲 本狀西漢集

江都死節人前右議政金尚容前都正沈誢前掌令李時稷主簿宋時榮前翊
善尹烇同知鄭孝誠前參議洪命亨前掌令鄭百亨及第李嘉相別坐權順
長進士金益謙 丙子錄

鄭桐溪蘊字輝遠孝友篤至少師趙月川永昌之獄上書　光海曰犧童子無畔
心令鄭沆殺之　殿下不斬沆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光海怒竄大靜丙子之
亂以參判扈從南漢丁丑正月二十八日　上決下城公以刀割腹血流淋漓
幸不犯腸得不死悵然罵曰古之死者皆伏劒今我卧刺豈能死哉三十日
上出城公劄畧曰崔鳴吉旣使　殿下稱臣出降則君臣之分定矣臣於君不

徒以順爲恭可爭則爭之至國寶則受於南朝二百餘年如不得已當奉獻南朝決不可許於清國且南朝之於我國父子也教子攻父有関倫紀攻之者有罪教之攻者亦有罪以此爭之庶無罪於天下萬世也刺腹日作一絶句砲聲四發如雷電衝破孤城士氣恼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隨從容又作衣帶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極蓬舍魚取能此正其時陪輦扱降余寔恥之一劒得仁視死如歸歸嶺南佶庐智異山中終身不出（龍灣係互 南漢係）

洪翼漢字伯升甲子文科官掌令丙子金胡僭號公在臺閣上疏峻斥乞斬胡使夏爲平壤庶尹冬虜大入索斥和人乃執送公及吳尹兩學士公於丁丑二月十二日自平壤任所疾馳此去都事邊大中械係甚酷公曰國事至此蟻命不足惜但我雖無狀豈畏一死況有君命逃將焉往乞饒我傳使食登途殷山縣監李舜民諭乞於都事釋係得食晨夜疾馳十七日到義州府尹林慶業延入慰藉曰明公此行是男子事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死何

所恨辦治行資而送二十五日到瀋陽幽於別館固山額真置酒帳中饗之
曰皇帝之賜也公不受凡七日所賜飲食無一入口漢使龍胡來問曰何故
來曰吾以首謀敗盟被執而來龍曰汝一人外首謀者誰公笑曰吾豈畏死強
引他臣耶始汝使我國也乞斬汝頭者吾也龍憮然而笑一日漢大設釼戟
羣臣皆侍促傳公入呼數相屬公方食顏色自如謂其奴曰今日虜必殺我
徐行而入奴閔之請促步公笑曰業已至此寧可怯耶益徐行平立庭下汗曰何
不跪公笑曰吾膝豈跪於汝乎羣臣起立以觀汗曰汝何絕盟以間兩國公
曰汝與吾王約為兄弟而遽欲稱帝臣之絕盟之罪在汝乎在我乎汗默然
無以應因作書以對畧曰天下皆可為兄弟子無兩父朝鮮以禮義相尚諫
臣以直節為風前年春汝國絕盟稱帝翼漢以為汝若絕盟是悖兄弟也若
稱帝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金國之
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

忘深結之大恩守先皆之空約於理不當故遂建此議欲守禮義是臣職耳豈有他哉因解衣裸裎曰速剮我評譯其對聽之曰難哉是人也因問曰朕不可爲皇帝耶公罵曰汝明朝反賊安得爲皇帝汗大怒使博氏牽去斬之年五十 孝宗朝贈謚忠貞皇朝陪臣傳

吳達濟字士輝楸灘之孫年十九中丁卯司馬二十六文科爲校理丙子金虜僭號公上疏峻斥是冬罷官家居及聞虜変徒步扈南漢 上將出城公曰吾等不能排患難今到萬分地頭主事者以爲如此然 上躬可安雖知其不然更何忍沮止哉吾當自請無愧而已及執送斥和諸臣金尚憲鄭蘊尹煌尹集吳達濟金益熙鄭雷卿尹文擧金壽益李行遇洪瑑凡十一人請行洪翼漢在西路任所既而不首有言其太多只以公及尹洪應其就正月二十八日拜辭行宮 上引見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當初爾等欲使予守正而已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耶爾等以予爲君事至於此何以爲懷因泣下

嗚咽公曰主辱至此臣等常以不死為恨今得死所有何感焉 上問爾有老親乎子女幾何對曰有七十歲老母臣妻纔有孕矣 上曰慘矣公泣辭而出公之兄達升言於籌司曰吾弟從駕之日徒步而來願得一馬免使步往虜營聞者酸鼻公制木為小牌以佩曰見殺後驗以收尸到虜陣汗問曰爾等斥和何意荅曰我國服事大明今已三百年一國臣民知有大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則義所當絕我等所爭大義而已敗勝存亡不須論也 問首倡人姓名荅曰我國既查送我等更有何人只願一死耳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誘脅万端且令率妻來居公終以死拒之龍胡知其終不屈遂縛去城西门外即胡人刑殺處也仍不知所處随行人使譯官懇乞收尸終不許 謚忠烈立祠南漢 本狀互陪臣錄

尹集南原人字成伯生丙午丁卯生員辛未登第丙子春以校理極論主和之非伯氏見其疏曰語大過矣公曰國將亡不當言避職分所在何暇身謀冬

隨駕南漢行和議大行公邀鄭公蘊將入對辭氣慷慨涕泗交流公首論邪說流輩益不悅伯氏榮殁於南任所公上章乞解職及議送斥和人公與吳公自首詣闕拜辭 上痛哭公請出城之日留王世子撫軍 上曰方就死地念及國事忠誠極可嘉也到賊陣冠帶反接龍胡傳汗命問破盟之由公答以大義龍胡慫然即令解縛給冠帶行過楊花津遇相識人寄書季弟柔曰聞伯兄捨生之報痛哭呼天寧欲即死而為國強食而行此行寧有歸期 上奉老親下率諸侄俾免飢寒此行蓋因彼求春初絕和者而城中適無其人 主上深以為憂故余與吳公出而當男兒墮地指身報國家之急斯亦幸矣更何言哉只以老親臨年不得更拜仰天摧心泣血而已至瀋陽龍胡誘脅恫喝公奮言愈厲遂縛出西門公行步從容氣色夷然略無異於平昔虜人招僕人給公衣帶曰二人終不屈是以殺之僕人等即以招魂而歸或謂虜用幽縶中郎之舊計云謚忠貞 本狀 魯西遺稿

金清陰尚憲字叔度 仁祖丁卯以副學朝京師聞虜犯我國上書兵部請出奇兵伐瀋陽兵部尚書邵輔忠立奏天子出兵七千將擊之會清兵解乃止丙子以吏判隨駕南漢 上問吾將何恃對曰天道可恃圍益急崔公鳴吉作降書公哭裂朝堂六日不食遂自縊人救之未絶清人請盟絶之人公復食請注 上不許及圍解入安東鶴駕山不復仕李烓爲諫官劾公有不臣心遂削官清人積怒敗盟庚辰十二月執公而去 上賜貂裘手書勉之與曺公漢英正月到瀋陽清主廷詰公曰國王降時汝不從曰病未從耳曰爵何不受又勸王毋助兵何也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非他國所知且爾國之事以吾言不成者何事辭氣凜然鄭譯命壽亦深服傳言之際改爾國爲此處冀不激怒焉詰漢英對曰吾論吾國事非有他胡人覩者相顧曰奕耳（奕耳胡語美之之意）遂同拘一館居一年移義州壬午李烓以事係清獄告前斥公事及崔公鳴吉通問南朝公與崔公俱當被執虜使歸至義州遂始發令公之客表廷俊自京

疾馳通報義州公容貌怡然就道癸未到瀋陽係東館而已移北館乃九囚所處也公顧廷俊曰吾死職耳若偕入無為也户者不納廷俊泣持公腰得入不通水火三日廷[日夜]侍公益謹四月與崔公俱移南館三年雪窖危辱備經而終始一節至死不変每見胡皇稱有脚疾伸脚不跪又不拜清人亦重其義稱公不斥名而每歸金斜陽之清音尚書之稱也乙酉始東還世子遣中使賜酒公起拜作詩曰經歲遼河故國思一心猶幸近青闈明朝獨渡遼河去回首青闈淚滿衣居楊州石室山 孝宗初起復為左相壬辰卒年八十三謚文正 皇朝陪臣傳 並國朝彙言

己卯琳柳林慶業之助於天朝也星州砲手李士龍以精銳隸籍臨行州牧搞以酒肉士龍怒不食曰以我助攻皇帝何忍食仍上州牧座偃仰箕踞牧任不呵既至錦州衛虜與天將祖大壽對陣士龍佩四十九虛放見覺虜礫而殺之俄而祖將諜知之揭一大旗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許令収尸

士龍本士族庚子臨行謂其家人曰若聞與中朝接戰之日當為我忌辰及
聞其死人皆悲之（丙子陰臣錄）

鄭雷卿乙卯陪世子在瀋陽時有鄭命壽（虜中稱古兒馬紅）以我國殷山人降于虜被
寵任頻出我國凌轢 主上罵辱搢紳一國莫不切齒而畏虜不敢害會得罪
清將殺之來質舘公與書史姜孝元極言其己罪而命壽有他徑得免死龍胡
移咨我國使殺公我國入送刑官許依其令世子命公廣引諸臣使不得盡
殺公不聽衣朝衣就辭世子又東向望闕四拜從容就死年三十六孝元亦
死雷卿時為弼善後贈議政（瀋陽日記）

義州人前判官崔孝一多智喜狂俠善騎射芸（詳技）與宣川人車禮亮善丁丑講
和之後常憤憤欲為國雪耻破產交結英俊一日語禮亮曰我之智勇聞於
隣國今若內附必以為我與天將樊率舟師直擣瀋陽則彼必救於我國
我國必遣清北之兵當此之時君與同志自募為我內應則可以得志一以

雪丙子之恥一以報壬辰之恩此男子一大事也未知君意如何礼亮曰此慨世
吾之本意也孝一以亡命無辞故被重罪於林慶業宣言於衆曰受此重罪
何面目立於鄉里乎寧率妻子浮海爲陶朱公耳將浮海諸義士相别崔詩
曰壯氣連天莞精忠貫日明男兒一掬涙不獨爲今行因忽逃入登州説陳
弘範不用乃之寧遠干吳三桂〻〻素聞名留爲中軍將與參大事汗聞之大
驚疑乃詐爲孝一書遣使者抵張厚健曰吾方率舟師而来汝須接應厚健
者孝一婦子也見書以爲信答書詳報事情謀遂泄汗遣鄭命壽先捕孝一
之族及車礼亮盡斬之此所謂閑西辛巳之亂也黄府尹一皓初預其謀亦
見殺甲申胡太子薩哈廉取京師受朝賀於武英殿令天下皆薙髮孝一獨
不朝賀不薙髮入天壽山哭於崇禎皇帝殯側十日不食死於林木之下三
桂收而葬之爲文祭之實五月十九日也東宮扈從朴士命見之歸傳本族
肅宗朝贈參判 龍湾條互陪臣傳

朴定齋泰輔字士元生甲午二十二中生員二十四魁謁聖華聞大播人皆以一
見爲榮入玉堂奮筆直前指陳得失乙巳五月 中宮將遜第公既爲儒生監
察等各搆諫疏散官七十餘人夕會公廨又欲陳疏得數度文字而無爲去
取之者公慨然筆削手自繕寫投進即設親鞫疏頭吳判書斗寅爲先拿入
公謂吳公曰定文寫疏皆自我手入 上前據實以對毋含糊爲也預備囚服
以待俄而逮公入置對神氣自若辭旨明切備受拷掠夜已向曙每當供辭
署名惟謹在庭大小莫不股栗而公不撓不徼有足以感動神明者出獄道路
婦孺皆擁覩流涕平生不識面者奔走來問窮日夜不止至露梁創益甚訣
別母夫人淨席怡然而逝甲戌壹位既復贈吏判謚文烈 本狀
洪霖南陽人僉使受命之子爲人拙澀纖弱事母至孝嘗隨李兵使鳳祥在清
州幕府戊申三月賊獜佐輩僞爲送喪以喪車載兵器藏在北藪流入中城是
夜風雨昏黑吶噪扎營裨將梁德溥開門引之諸軍校雖免竄亂時霖守工庫

在營中聞變急起奪從者戰笠拔劍入營同眠妓海月驚惶抱持曰變不測奈何入死地霖推而出門閉矣撤其壁十脂皆血庭中劍戟如束索兵使急霖直入大呼曰我乃兵使也賊執焉有認者曰冰舍也而已得兵使於營後竹林中將斬之霖走兵伏使上曰我乃真兵使也賊捽去起而蹴賊奪其劍殺數人賊縛之使降霖瞋目曰若賊爾我豈降若以礼活耶賊以劍亂斫之輒惕降罵愈狠賊嘖曰真忠臣也即欲無殺恐傷故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霖曰我無子雖有之豈爲反賊用耶遂死明日海月乞于賊以出尸斂殯城外趙豊原顯命進白霖立殣吠贈戶曹參判旌閭給其米布海月有娠霖死數月生子豊原復白 上免賤是歲其妻又擧雛一歲遺腹三丈夫子生君子謂有天道焉 東溪集

貞烈 附婦德 妒忌

安東俞天桂妻金氏洪武辛巳夫當戍擇吉出宿金氏入室癡根虎夜攫夫去

金抱木弓呌呼而前左手執夫右手搏虎幾至六十許步虎棄之金曰爾既攫我夫又并殺我耶虎乃去夫氣絶金負而歸家黎明夫甦其夜虎又至唐突大吼金開門荷杖語曰爾亦含靈之物何若是甚乎虎齧舍傍梨樹而去樹乃枯 輿地

金氏豊山人適李橦〻墜馬死舁尸金號咷三日夜及殯踰月不食啜水而已父母食而哭於義何害曰非哀而不食自不思食耳五十三日而卒年二十同穴而窆 三綱行實

林氏完山儒士矩之女適安樂郡克孚倭寇本府林被執賊欲污之林固拒斷一臂又斷一足終不屈被殺 上同

南秋江孝温墳在高陽墓山朝追罪復昭陵之䟽命剖棺刑于楊花津邊置尸于沙上南之女婿四人無收葬者有一子名忠世有狂易疾及是并見殺妻趙氏守尸三日夜取歸家天寒尸凍日夜抱尸以身解凍後方殮入棺葬祭

如禮 說聞瑣錄

權校理達手在燕山朝極諫刑死其夫人在咸昌擗踊號呼勺水不入口設位以祭曰三晝夜不絶聲淚盡血流既殆曰吾苟活至今者欲及見吾良人之骨反此志也反必以吾袝又以良人兄正郎君之兒爲後言終而卒中廟朝旌閭 名臣錄

趙之瑞妻鄭氏圃隱之曾孫之瑞後娶焉燕山朝之瑞拿致自度難免與妻擧酒訣曰吾必不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泣曰當以死自保趙果見殺家又籍沒鄭無所歸其父曰盍還本宗以觀其終鄭曰亡人托我神主妾以死許之豈宜中廢亡人之約妾有弊舍可以徙矣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奠聞中使至京抱神主伏於家後竹林以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旧家奉祀如常中廟朝旌閭 陰崖雜記

有申生者娶竹山李氏家而病死李於葬祭一依禮三年當行祭家犬孕喘李

拓之給食戒之曰戒之誠心甭忘知之明日當祭汝産於今夜則廢祭丁寧
欲産則出去犬俯首聽之不知所之及朝行祭後犬自山谷出來其腹已虛
食罷上山將雛而來其誠感如此 思齋撫言

慶興幼學鄭仁德妻鄭氏金璟之女自少以婦道聞早寡守節壬辰與子伯鸞
避倭寇爲藩胡所掠泣語其子曰吾不幸爲賊所掠可以決矣否報毋讐於
汝雖難若謹守則生還見墓矣遂投江而死其子後十年果走還年十四 北関志

金蟾咸豊妓也爲宋象賢妾隨公之東萊任所事急公取朝衣來知蟾公
取義即與女奴今春踰衛垣往公所賊已害公矣蟾亦被擄罵不絶口者三
日遂所殺賊奇之具棺并公瘞 名臣錄

李良女亦泉谷妾公以賊將迫送還京師一日聞釜山城陷慟曰吾寧死於所
天還赴東萊與婢萬介今春共被擄渡海平秀吉將納之李死拒之秀吉義
而捨之令與前伯之女源氏處於別院竟全節而歸李之被擄也佩公絲纓

而去恒隨身不去今春先返李抽二枚屬曰公夫人若在以此爲信至孝歸與夫人交符而哭聞者悲之上同

嶺南士人鄭榮後之妻韓氏壬辰亂與小姑避兵於所居北臨江石崖上相約曰此吾二人判命處也一日韓氏語族媼曰夢一婦人與我十髢是何兆也媼曰吉韓曰到此地得死所則吉數日賊至家人去之他所韓與小姑泣而不從賊至遂相携赴江死韓之姑望見急呼已無及聞者莫不隕淚奴命春泣而沿江求尸鄭氏髮未笄髮繞樹而止韓氏惟蔽面衫掛於樹而已命春爲賊所得呼里人曰吾竭力七日求不得主尸今死矣汝可歸報遂不屈而死愚伏集

光海朝靈山縣有年少良女其夫守西未還縣宰朴宗冑時爲仁弘腹心多行不法見其女悅之招諭其舅使嫁其奴之鰥者舅還家涕泣婦知之哭曰雖欲守身禍延於舅願往其家隨便從事遂到朴家請與奴居入其家若有歡

色朴奴歛之入內使役婦縊死十六日夫還〻十六日反正〻十六日禁府
都使斬宗冑持刀斎內數百人盖虐民多也表婦旌门 日月録
金防禦使浚字澄彦〻陽人登文科牧安州丁卯乱與兵使南以興守城〻陷
坐火藥櫃擲火自焚公妾 氏與其女及嫡子有毅同死其女為羅守素妻
者亦在衙中作二筒授二奴曰今我只有死汝等幸有一生以此報郎君遂
自頸喉管未絶賊聞之為公女置之房救甦之得一所親妓護視女粒食不
入口創甚死途中虜義之曰朝鮮女不比漢女淫亂死節者十餘其中卓然
不污者安州牧之女。文化守之妻為最與防禦俱旌门噫一家之內三綱備
矣文化守慶信浚其妻某氏被俘在道凡三溺江皆救出亦不食死 澤堂集
尹判叅承吉夫人朴氏自兒時孝順出凡事公盡礼及公殁絶而復甦吐痰嘔
血子女號泣請少寬抑夫人曰吾早失父母不得於繼母為一窮人及歸汝
家幸不見棄於所天恩我礼我實父母我也乃今已矣義不可獨存汝等在

足任後事吾何眷念於世不與偕逝也因不言不食一日起梳洗端坐而逝
公與同窆 本状澤堂集

李重老字鎮之青海伯之後擢武科為捕盜大將李适亂以平安巡邊使戰歿
於新溪之馬灘賊將李守伯素恨公取尸水中而屠之斷首送官軍顏色如
生夫人東萊鄭氏右議政彥信女制盡不除喪公諸孫思報仇夫人慮其不
量力反為所害每戒之含慟十年不露於人甲戌文雄文偉等斬守伯於都市
中夫人哭曰兒能辦此乎取頭告靈乃進肉叙白 本状西溪集

有村女聖哥者定婚有期而夫死遂不他適終身業燒酒以生以素屏像其夫
靈揭小籠朝夕祭之權教官克己作烈女傳以記 明谷集

禹氏潭陽金惟謹妻早寡服喪事姑至孝家曾失火姑老不能起禹冒火負出
及夫喪畢父母欲改嫁禹有二子可從而生況夫生時屬養老母既諾矣人
無信將何立於世乎以死自誓姑喪哀毀葬祭以禮 輿地

姓伊金海府吏許浚同之妻也年二十夫歿朝夕祭奠務欲精潔別置鼎俎以供每襲時服備時物祭以焚之常恐強暴之辱佩繩與刀以自誓泣血三年未嘗對人面旌閭 上同

湖南朴姓人患大風瘡醫云食人肉可療其妻潛割股肉稱牛肉而饋之如是數次夫疾漸良妻將死夫披衾視之截無肉矣又問醫々殺牛取肝乘熱付之限十頭則生朴貧無力告于官々使屠者連宰十牛而付之妻又獲生蘊兵使斗山給稻百苞俾之爲藥債 漫錄

京城有賣粉嫗者私婢也少有姿皃隣之子悅而誂之謝曰踰墻穿穴吾不爲也有父母在若不捨我求吾父母々々許則事諧隣子退而具幣造女父母々々不聽於是(思慕)鬱悒成疾以終女聞之泣曰是吾殺也且吾雖不沾身於彼而我固心許之彼即死吾心可改乎夫人慕我至於死我則負人而他人歡是吾是拘彘也自乃誓不嫁賣粉爲業至老死不改 東溪集

玉娘者鍾城女子而內寺婢也北娘號多佳冶玉尤以殊色名性喜書平居緗帙魚鱗寢處其中不出戶邑中有少年儒能文嘗作歌辞一篇試投之玉娘歆其才能情和而謝之生徵及私意娘歎曰托此生終身足矣遂告父母與約婚未及姻還殁娘痛傷為之守寡待生親戚盡婦道 上同

東溪評曰昔聶政與嚴仲子平居無朋友之雅而卒然奉觴為壽委報仇之任其望踈矣乃慷慨伏劒相從决百年之命以快睚眦之小忿者為其知己之深許心之素也死生大矣人之戀陰陽為甚故蘇武牧羝猶有胡婦邦衡九死尚眷黎渦況於委巷之人女子尤無知也彼二女者守尺寸之約而廢人倫之重乃烈女之極致此延陵之掛劒無愧焉耳

附婦德

申高靈妻尹氏子雲之妹也公在 英廟朝與八學士之流丙子之變六臣事發其日夕公自闕家還中門洞開而夫人不在公歷探房廡夫人獨上樓手

持數尺布坐於楪下公問之答曰君於平日與三同情和兄弟今聞三同等皆死意君必與同死吾俟君之出聞之自決不意君之獨生還也公甚愧屈 松窩雜記

仁廟爲 昭顯世子擇嬪也有一處子容皃豊盈一見可爲有德之人而但其坐立無儀哂笑不節賜之飲食則無論飯羹湯胾皆以手指取喫宮人指以爲狂亦疑病風不之察焉後有所歸甚有婦德 仁廟聞而嗟咄曰我墮其術中 公私聞見

李統制使顯達 仁廟朝武臣也屢經閫任家頗豊饒而嫡無産妾有子使妾秉家置夫人于異室月分衣食統制之歿也夫人入正室妾跪進一封文書曰此乃家財總錄也公武人也不知御家之道使妾掌家妾處賤不敢違其志而粗知尊卑之分一疋布一兩銀不敢私用當錄家中所有以成冊字正擬待今日以獻夫人也夫人不坼見以授曰吾若追咎於汝是彰吾夫不德吾不忍爲也汝仍舊行管庫事享我如享家翁在世時仍共同居不以前日事介

意 上同

賤人崔戊金畝溪佐明家僮從也金公判戶曹時以戊差書吏使掌饒任戊毋諳门曰戊不使曰何謂戊毋曰賤物早年喪父與戊為命而糟糠亦不繼今戊幸以善書見賞於相公得月料自是毋子喫飯而有富人見戊供役於宰相左右以女妻之戊在妻家十日語隣人曰白魚羹味淡不可食旬日之間修心已如此服役於財貨之間則其心日加月增終必抵死罪而後已不忍見壯子被戮也相公如以戊有筆才而終不棄則月給斗米至不餓死幸矣金公大異之皆如其言又以米布貼給其毋曰趙括之毋何以加此歎賞之上同

戊申之亂有授賊為鎮川縣監者將上官過其子婦〻備盛饌觴其舅曰窃聞大人以榮官行敢奉酒賀因偽問曰大遠人處田野何以得此恩於朝廷曰方今朝廷亂而草昧羣雄反吾幸而同事故為官曰反國者逆賊大人之官乃賊授非朝廷授也妾聞為逆賊者赤族之禍今至矣妾欲長侍大人得守妾

請先死敢舉此酒訣舅大驚悟遁走 東溪集

附妬忌

成廟嘗開筵有欲觀書冊而禁中無有一官人曰小臣家有 上命急往取來官人往其家其妻以夫久直不還必有私所甚忌之相與爭詰以手爪刮面皮血出官人持冊入去 上見其面怪問之官人不敢隱以實對 上甚惡命官人數日仍直潛賜其妻死翌日於筵中語諸臣曰誰有當昏之女一臣曰臣家有之 上曰以彼官人爲婿何如諸臣莫測所以遂語其實而迫昏焉 裒事奇聞

宋政丞軼夫人甚妬宋公盥洗見一婢子甚美暫戱而握之及入朝朝飯到閤開飯盖中有婢手赤血滿盌公有三女皆學母季女未適公一日以水墨三盌賜三女曰汝輩甚妬無女子風宜服此而死二女服畢季女引盌欲飲公大悶欲得制其女者爲婿一日退朝歸家有一總丱頭如旗纛自舍廊出公

責之對曰吾亦士夫子適逐一婢入房做好事何深責也無長者風度也公奇而問之乃洪承旨子也曰汝學書有幾曰讀通鑑四書耳公汝他日當爲里頭宰相何不自愛甘心於侍礼不顧慈闈之情也吾有一女欲妻汝此意勿令他人知也數日後以綿布一同紬數十疋送之要作婚具又來見辭人語曰鄙女性甚剛勇須要如此〻〻可無日後難制之患洪曰謹奉教及奠鴈俾僕窃相謂曰某婢之夫也夫人急請公曰豈以婢夫作婿乎當退出之如此之際行礼入洞房夫夫人出坐公前數涕交發曰公何棄女於婢夫也吾女雖死誓不適此漢洪使呼奴使牽馬來公手般强勸遂逼勉留宿夫人果不入送處女洪獨宿待漏請還相公曰姑待療飢而去也洪曰獨宿新郎安用早飯爲請馬不已相國不得已給馬去後斷信一月夫人怒解勸相國送馬邀之洪杖奴逐之又數月夫人私自送馬公又逐之皆相國指導之也自此夫人毋女涕未嘗乾相國時〻往見而夫人不知也荏苒三載公力學

魁謁聖第相國髙歎曰洪某魁閫唱榜之時風神一倍俊爽而夫人之故自同路人惜乎夫人大加悔恨潛然下淚明日遊街故歷其門相國家婢僕顛倒觀光前日所聘之婢頻頻拭淚夫人恳乞呼新來相國再三推辭終乃勉強呼之新來趍進上堂夫人出坐謂曰吾之所失固不可言而公以有識君子何深怒至此公拂衣欲起夫人執袂泣謝不捨相國亦恳請屢屢夫人催進夕飯仍請入內令新婦入房數日後始行延婦礼婦事姑孝事夫順爲賢媛洪公名彥弼號黙齋官至領相生暹號忍齋德位壽福國朝罕比皆相國之助云 上同

宋判府贊夫人性妬嘗鎖公於別室經日不得出其婿李斯文覺涎門隙問之公曰既入鎖室雖諸葛亮無(可)奈何李曰若諸葛亮初不入矣公大笑 諫楯 眡

金判院孝誠多嬖一日公自外入內見夫人坐隅(有)見染緇布一疋公曰染此何用夫人正色曰以公惑於衆妾視吾如仇故妾有決然出家之意乃染此布

耳公曰吾本好色妓女醫女良人賤人苟有貌則無不有私而獨於尼僧未嘗一近卿能爲尼是僕之願夫人無一言取布投地 上同

師弟 附朋友

吉冶隱再步學于朴賁ミ歿冶隱服喪三年陽村之喪亦爲心喪三年 冶隱集

金寒暄學于佔畢齋及佔畢爲吏判出仕公以詩規之曰道在冬裘夏飲氷霽行潦止豈專能芝蘭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馬服乘佔畢和曰分外官聯到伐氷匡君救俗我何能從教後輩嘲迂拙勢利區ミ不足乘盖惡之也 東儒師友錄

趙靜菴十七歲受學於金寒暄門下一日寒暄以猫兒偷脯謂婢使守視不謹盛氣詬罵將爲大夫人甘旨也靜菴徐曰先生爲親之誠至矣但猫兒自無知婢非故犯以此過用血氣恐未安寒暄驚起曰汝以童稚未學於我ミ反學汝終日提携歎賞 畸菴集

吳楸灘允諧黃秋浦愼受學于牛溪人一見輒曰成門兩生 牛溪年譜

趙重峯少牛溪九歲問周易于牛溪函丈之分至淺而至以事之者備至牛溪家奴以事過公家牛溪書候之公聞書至從步出門親受其書迎奴入坐廳內俱從食與之對飧奴竊視公盤中所設與己無異蓋其意必欲賓之也遺事

有徐致武者有人與青丘文雅從土亭學晝夜誦讀誦讀之暇每取薪汲水躬自爲之日以爲常土亭曰何可自若如此徐曰人欲我學既授之毋甚盛意也何可不体其意既受業於公公即父母也薪水之役乃子職也何可言其苦也終不懈 白沙雜記

附朋友

李樗軒石亨與朴彭年等五臣同在集賢殿結爲道義之交至丙子革除以全羅巡察出外不及難聞六臣死作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爲冷熱容遂懸益山郡壁以見志人有取其詩上變告者 光廟教曰詩人自詠松竹其勿問

朴公達字大觀己卯名賢以佐郎罷居江陵與朴三可遂良爲酒朋會于雙閑亭忘形縱飮兩家之間有水時或漲溢則各於岸上對坐奉盃酬酌而已三可先亡公爲文哭之曰宦海風波遭世黃兔君既脫屣我亦家食朱陳古村鷄鳴犬吠三間白屋一溪南北天胡不佑奄爾云亡閑雙亭月萬古長明公達年八十餘終尙相國震按關東嘗就訪之語人曰斯人如玉壺秋水云 己卯錄

成聽松守琛與尙成安震友好時太學欲疏聽松孝行于朝尙公時居上庠止之其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之名早聞於世也 本傳

李上舍夢奎 仁宗朝望士也棄業歸保寧有園林水石之勝淡然忘世銓曹欲薦其賢其執友爲郎者曰李某必不爲屈而徒益其名名者彼之所惡也何必益其所惡也議遂沮時人高上舍之志操而服其友之知心也 本狀 栗谷集

宋龜峯翼弼論說理致通透洒落牛栗兩先生知其有學術投分相交論下義理獎許甚篤李先生嘗入場屋對天道策謂擧子來問者吾友宋雲長高明

博洽宜就而問之於是峯揚奋波宋公左酬右應愈叩愈無窮名臣錄

牛栗兩先生自弱冠定為道義之交以聖賢彝訓自律討論經籍講劘義理切磋相長麗澤最多先生每曰栗谷非吾友乃吾師也癸未栗谷遭劾先生親為疏卞後值忌辰為之食素 年譜後係

徐孤青聞龜峯來在報恩衙中往訪之還謂門人曰太守趙汝式待雲章甚盛居處服御一如太守雲章若固有之在汝式固然在雲章以累命逋蹤無已泰守 孤青稿

趙重峯少與李潑交升堂拜母後李斥牛栗公絶之及己丑逆獄李母尹氏被拿公遇於道伏謁尹氏大哭曰吾兒曾用公言豈有是乎公亦痛哭因以毛衣一襲進曰日寒如此願備行資泣送之李妾又至又贈一襦泣而送之 抗義新篇

白沙李公與李漢陰德馨交道終始無変漢陰德馨早成人仰之如瑞鳳世構至於中朝詔使及日本人願得一見真異事也然知白沙英傑非己之所及者每

當國論事必曲從沙相之言往〻不謀而合 玄石集

白沙李相公與李延平貴友善一日延平訪白沙〻〻適不在延平語婿子曰語爾內上典李長城今夕當渡至馬幾匹奴幾人善爲夕饌以待及暮白沙還而延平踵至白沙妾吳娘盛備酒飯以待竟夕晤語而歸其後尹仲清邀訪白沙只終夜對話而已尹明朝語人曰宰相家必有好酒肉而終不饋可謂埋沒矣白沙聞之語其妾曰友人至吾邑接遇之節爾亦歇后於待客俱爲迂闊矣妾曰朋友親好則呼酒索饌何不可而終無一言反咎主人耶不知大監之迂闊而歸有後言可謂朋友耶如向者李長城誠大監之友也白沙然之 白沙雜偹

李大賢義州勇捷如飛且重然諾有漢人鄭奇男壬辰以援兵出來仍流落于此亦以勇力称與大賢结死友賢以非罪見殺於朴燁奇男泣哭之曰朝鮮地李大賢江南地鄭奇男初结交如何君今死於非命吾獨生何爲搥胸數

四自刎死於大賢之傍 龍灣俗

按東方雖有知心之友不過生而好之也歿而哀之也未聞有為己死奇男之於大賢特一時氣義之相許者而不惜尺八之軀視其死如歸噫何其烈也可見中國人輕死生重然諾之風也

朴久堂長遠與金安豐得臣交道幾乎通神為外任輒送治栢谷先忌祭需嘗為關東伯栢谷當親忌全不治需日期迫近而不至家人以遠地事不可期請謀之栢谷曰必無不及之理俄而東營人果至路遭霖雨迂回山脊路而來也開視之造果割肉餅來作末巨細無不畢備人問公與金公氣味迥然不同何以相好至此公之子鑌曰金公甚有長處相距數三日程數年前預約某年月日當相訪云則必如約而至雖大風雨不少違其篤實如此而塞處全塞故大人每云吾之五臟中必無有金公亦笑蓋金公少重經痘死而復甦故云 久堂遺事

家法

宣廟卽位動遵礼法 上之乳母乗有屋轎入闕 上叱之曰汝豈乗此耶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 野言

仁祖朝鳳林麟坪兩大君出閤後每入謁 上命使年少宮女避匿曰天王家自有禮法大君雖於予爲子而出閤之後便同外人宜有內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 聖朝嚴宮闈之道如此 公私聞見

黃翼成家法甚嚴罕言笑一日公長子胡安公守身次子烈成公致身同在別閤而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而不便胡安謂烈成曰汝負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適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地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濕翼成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幸得大人一笑樂矣 淸江小說

許文敬稠方正有法度孝友出倫事兄判漢城周甚謹每鷄鳴步往候之周亦整衣冠張燭設小酌公每以公事禀議則周曰以吾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

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兄嘗病不能行祭使公攝之小變舊例兄聞之曰支子擅變宗法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者拒之公惶懼晝夜待罪於門外累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如此 青坡劇談

河叅判緯地兩子長琥次珀當六臣禍禁府都事來收珀年弱冠畧無懼色顧謂都事曰願少緩之與母告訣入門跪告于母曰死不難耳父被殺子不可獨生雖無朝命猶當自訣但有妹將笄雖沒爲賤隸婦人之道惟當從而一終勿爲狗彘之行於他日也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謂河公有子 松窩雜記

洪默齋彦弼家法嚴正子領議政暹爲承旨時猶必日課所讀子壻雖通顯每候門屛悉去噤呵而後敢進 野言 客至輒使暹候之公冠服如寒士執子弟禮甚謹或有不知爲公者文僖既卒公執喪盡禮朔望奠獻不令子代之喪畢後子弟遇生日欲綵以娛之公止之前者爲親也今何忍聞諸子弟不敢復言 本狀

洪忍齋 明廟朝爲首相 上不豫公垂內醫提調入侍藥廳久不省母一日公來省母夫人喜曰 上候臣民之大慶公低頭徐對曰 上體未平而日久曠省故不勝戀母而暫來母夫人大責曰君昔母之子今爲則 主上之大臣也以大臣侍 君病何敢來見私親也讀聖賢書無識至此將焉用彼相哉公惶恐而退夫人進薏苡粥公不敢喫而歸 本狀

金寒暄宏以自古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國士夫鮮有之乃作家訓以教子弟 名臣錄

中廟朝金叅祥奉鳳祥與弟龜祥友愛篤至嘗告于母曰我輩旣無姉妹兄弟三人赤心相乎同居何難乎金氏喜曰勉之於是同室共爨日用百要莫不與之均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焉 東閣雜記

朴相元亨位至台鉉清儉律身子弟於公生朝置酒公作詩贈之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二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門闌盃酒之間

無浮薄之習有詔訓之義可謂教子弟之法也名臣錄

金慕齋安國退居驪州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棹就謁慕齋曰吾輩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源源耶思齋言曰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來兄欲見弟則兄來此終始不替之義也公私聞見

李相國陽元號鷺渚 宣廟朝爲平安監司當出巡謂其夫人曰鍊光亭景致絶勝宜與庶尹內室一往見之又謂其妾曰汝亦陪往相國畢巡還夫聞人與庶尹內室同會而妾獨稱病不往心疑詰問審知妾於是日自擇歌妓獨娛於別所相國召而責之曰汝之不往必嫌衆會中爲夫人者而屈禮於庶尹內室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別設一會也長此不已必亂吾家即放黜之李完南厚源論此事曰李公作相已徵於此云上同

沈忠惠連源 仁順王后之祖也兄弟秉白一子青陵府院君鋼八孫俱躋宰列忠惠常憂盛滿謂青陵曰一室軒軺甚耀人目汝則騎馬出入愼勿乘軺青陵唯

唯後一日青陵潛乘出外公退朝遇於通衢公命前驅而還警責曰吾常有戒汝必乘乎使掛軺於門外老樹喝退僮從青陵兀然懸在樹梢過半日仁順王后聞之避正殿公惶悚始命解軺家訓之嚴如此小公洞本宮門外赤木老樹至今猶在八孫命名字謙亦戒懼意云 沈氏家乘

牛溪先生之屋室也每朝謁祠堂之後恒處于外堂非有故未嘗入內〻外斬〻閨門肅正未嘗與內子接衣裳而坐〻席常相遠吾語子曰娣妹夫不在不可夜入其室與娣妹語也 東儒師友錄

李東岳安訥字子敏居喪不食油醬終三年親舊之喪必差等食素至老不懈嘗湖西男媤死於沔川先隴下聞其母將奔哭使人逆諸道促使歸曰吾方按道不可令婦妾入吾界 本狀

南承旨以雄之孫娶李同知茂林家新婦將謁舅姑而服飾甚侈南公不受其拜使改服而見之南公家世業甚饒而能遵法制嚴束子弟如此 上同

李正厚基叅判行進副學行遇之大人也兩子顯于朝而管東之無異奴隸常
戒勿近盃酌一日某宰佩壺至副學家與之飲公聞之使奴召副學至則捽
髻以入使杖臀某宰欲乞寢之踵副學而至閽者入告某宰秉轎至门外正
大叢曰吾子違吾言故欲杖之某宰獨無父乎宰驚遁外走 上同

清陰金公於柳希奮爲姨兄癸亥改玉後柳被大辟清陰持布帯欲往尸所成
服人有止之者公曰柳之被刑非係惡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雖於
時絶跡其门先後親戚無可絶義之既不絶之則往哭而服之不可已者也
公私聞見

天休堂李夢奎爲姨夫興寧君養子及興寧卒執喪如親子興寧有庶子四人
皆頑悖不子之至是招而勗之曰養父平日不有汝輩使我承重今不可相
負但既有繼姓之子使異姪奉祀於義未安汝宜依行主祀若粢其盛則我
當辦具四子皆感泣同廬墓側三年後優給田庄 本傳

婚姻

成宗戊申納世子嬪自朝風雨大作御札付嬪父愼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爲忌大凡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云眞帝王之言也自簡閒齋 海東野言

顯宗朝禁同姓異貫者嫁娶前此國法姓字雖同鄉貫若別例通婚姻故也 祖僿

勿齋孫順舜孝平海人校生子頴悟能文欲赴科而無試紙主倅召見俾令二子同赴鄉試一手三作孫則雖中二人各中一塲又赴東堂孫則居魁一人又叅同赴會試至忠州暮投戶長家衙童則宿客室孫則困睡雄室戶長夫妻與二女皆夢大龍坐雄室覺而異之持火索之問所以且曰吾有兩女以一人妻君君可自擇公因以爲妾也君必不肯以爲妻也不告而娶守戶長曰作妾不妨公仍擇長女其夜成婚太守子知之大怒棄而去公留戶長家備行具試具而去蒐中進士又魁於文殿試 成廟喜甚得人使吏判申公

妻以女率諸同年於榜成親諸大臣皆作圍繞甚盛禮也以正言下鄉歷入
忠州戶長家邑乙出站矣率其妾到家陪父母上京 上命買第於墨寺洞
寵遇無比終判兵吏兩升拜二相一日 上與諸大臣夜讌于便殿公托醉撫
御榻曰此座可惜蓋指燕山也臺章峻發上笑曰渠視我如父問我過飲不
覺失禮三司大爭之不得已命配漢江二日後以二相召入 上竟以酒病
捐羣臣公上山大哭顛仆流血滿面仍佯狂奔走閭里間此出於避禍之計
也燕山即位誅戮諸臣獨於公曰吾素欲殺此人今作狂人故不殺云久年
七十六考終于家子孫累代簪纓今則衰替可惜 稗史

盧蘊齋未委禽時適過松都夜坐逆旅夜分後有一婢持燭籠後有一童女傳
行緯約前進曰請入內公莫知其意尾而有如新房女侍坐俄進夕飯豐侈
十分食罷主人拜於門外公問其故對曰此乃小人之女也任公處分公遂
與經夜情私甚篤留數日欲携歸女拒之曰此後豈會無合耶多備衣袍而

送之且以唐詩蕭蕭楚客帆暮入寒江雨一句誦而托之曰勿忘此也後公委禽登第數次往見後居留松都欲同歸而女終不顧公莫知其故也一日侍筵中公昏睡睡中忽誦楚客帆一句蓋公常常誦之也 上怪問之公擧悉細陳 上異之遂即命留明日津送卽入闕內女進對容皃擧止十分稱當 上細問之女對曰臣妾七八歲時遊於家後園中有白髮老人來言曰汝當爲貴人之妾福祿滋常自是或晝或夜每每來見一日又來言曰今日汝夫婿來汝可如此此不泄夫家誦傳唐詩皆老人之指教也盧公始聞其詳 上亦大異之以御筆書靈通夫人四字以賜之終身享厚福云 上同

我國昏禮於吉夕燭出納新婦翌朝則新郎之所知者齊訪於妻家以酒肉行宴名曰覧寢至於第三日夫婦始行同牢謂之獨坐甚爲無理覧寢之名出於麗季不正莫甚頃在 中廟朝戊寅年間始行親迎禮己卯人亡禮從而廢覧寢之弊稍革 清江小說

壬辰倭亂士夫家婦女多有被掠者及其賊退免禍之家不欲與遭變者連姻
宣廟憂之曰此風若長擧國大家殆無完全矣力勸宗室貴賤結昏於遭變
之家自後無别 公私聞見

壬辰之亂士夫之妻陷虜生還者其夫請離移更娶 朝議不一 宣廟下敎
曰此非淫奔失節之事不可棄之命不許改娶胡亂後婦人自彼贖者還亦
多朝議岐異 上曰依先朝定例行之 日月錄

朴判書遾兒時約昏于某家未聘而妻女得危病瀕甦有言其兩目失明者朴
公父母欲求他處朴曰病皆天也非罪也皆妻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父母
奇而許之及合巹目實不盲盖爲讐家反間也 上同

丙子之後有良家女選濡之報故京外有處女之家恟懼奔走爭先嫁娶年僅
十歲便行禮新郎之行項背相望

一書生遊學至江陵見良家美色以詩挑之女曰女不妄從人父母有命則諧

矣生即帰京師習擧業女家將納婿女平日臨池養魚一日謂曰吾養汝久宜知我意將帛書授之一大魚跳躍含書而逝生在京一日爲父母市魚而帰剥之得帛書驚異即持帛書及父書詣女家婿已及門女父母異之曰此精誠所感遣其婿而納生 輿地

窮達

廣平大君少璵時相者言法應餓死 世廟子子豈有餓死之理盡以東籍田賜之遂移籍田于別所後廣平食魚爲魚骨梗咽喉不食而卒 類說

成廟嘗令日官訪問與已同命者遍於國中得一常女而來招致宮中問曰爾平生苦樂何如對曰妾少時贖賤嫁未久夫死惟以涉文史爲事耳 上詳問之其免賤之歲即 上踐祚之年其喪夫之日故中大升遐之辰 上異之曰諸般畧同而但余則有後宮數百爾有甚事女俯伏笑對曰妾性繁華有如武后之男妾者亦數十人 上大笑曰此亦相同可謂男中有余女中有

汝厚賫而送之 稗史

謹按 明太祖十三布政十三蜂窠陽界萬東陰界南面其大小陰陽亦有彷彿者何其異哉

成廟朝公州有李進士忘其名窮餓到骨欲赴庭試無資呈訴於公牧不售典一獘袍於酒媪得斗米而去與妻訣曰今又見屈當溺漢水而死以椅出日為死日可也行至錦江酒媪之女持袍踵至急呼曰進士〻〻以為還退也走至江邊呼船之際女追至曰進士無此袍則不能入洛矣老毋不識事理典衣借米吾當償其米須持袍而去李感謝之上京又不利科欲投江臨岸大哭有湖南上番軍見而詰之李告之故軍曰吾有父病不可难而迫於王事黽勉上來囊有數十錢貫公未可假我名而入番乎李慨然諾之負其卜還入替直闕內幾及一月值季秋既望對月無寐愁思展轉潛入禁苑夜靜無人只有萬朶楓菊月下交映恣意賞玩忽見楓下有詩牋筆硯咏楓菊詩四韻

李訖見之詩曰霜後能黃霜後紅楓林菊蔓共秋風楚江烟外無窮樹彭澤樽前幾有叢禁苑微風香馥〻玉階斜日影重〻三句而已末句未及成李動得騷人氣習取筆足書曰君王不是耽花草要識乾坤造化功書畢有人語狀大驚走伏林中蓋 上夜與黃門數輩玩楓菊作詩託勝而未畢落句適如厠而還見之驚怪使黃門呼曰此必有人當無罪有賞可速自首李遂出伏上問之李細陳首尾 上嗟異之下教曰數日後似有別科汝可赴觀也遂還宮李亦出來守闕果於數日後有別科李如命入場 上親出禁苑楓菊詩四韻勿拘通韻李以四韻書呈親考擢魁召問欲為何職對曰只在 上意耳 上曰公牧不給科粮特罷職以李為其代使禁衛軍為千摠酒媼女為妾李一朝化為達官窮達例如此 上同

丘涎直者草野人也少入館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請一善卜者談命至涎直卜者起拜曰當至一品壽踰七望八諸君皆不及也衆皆笑後涎直捷文第

直起宿校書舘聞慶會樓絶勝夜便衣入数门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 成廟
乘便輿從数宦從後苑戾止惶怩伏路左 上問誰也校書正字臣丘從直
也問何以至此對曰慶會樓玉柱瑤池乃天上仙界也今幸豹直芸閣幸不
甚遠故敢此偷玩耳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我其以衣冠來直取着而至
上命設校椅樓于下命從直前問曰汝能歌乎對曰臣小學謳謠然擊壤之
歌豈合聲律 上試唱之從直曼聲長歌聲振屋樑 上大悅又問能誦經
傳乎對曰臣能記春秋命誦之懸口誦之如流終一卷 上大喜命賜酒而
罷其翌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目下人皆大怪三司交發 上不俞五六後
上御便殿命取春秋來自大憲以下命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召從直
入命誦第一卷乙亂抽他帙無不懸口誦 上曰止仍謂三司諸臣曰爾輩
不能誦一句猶譏清貫如丘從直豈不當此任乎即命從直肅拜後官至一
品壽七十九 五山說林

湖西有一人暴亡入冥府冥王閱簿此曰人壽未盡可遣還仍問曰汝有所欲茅言之我爲汝成之其人曰誅茅於青山綠水之間三椽之屋可以納清風明月數畝之田足以野服蔬食逍遙自適以終吾年志願畢矣冥王拍手曰若如爾言此乃上仙之清福自爲之不暇爾官位可得也此樂不可得矣嶺南有一貧士夜輒露香祈天久而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上帝聞汝至誠使我問汝所欲士對曰某所欲甚微非敢果望但願此生衣食麁足逍遙山水之間以終吾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足矣東溪集

東溪評曰凡饕富貴而貪功名者若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其醉而能醒寐而能覺者有幾人哉惟超塵臼而脫世網者不踐勢利之場不涉榮辱之境是故素封之貴貴於人爵若處於佳山佳水之中不飢不寒憂樂兩忘則真是人間難得之福宜乎天公靳與也空中之大笑冥王之拍手其以是夫

壽夭

李觀察貞幹致仕家居年過七十母夫人金氏亦踰九十（至百二歲而卒）奉養盡孝常弄崔雛於前爲老萊之戲　世宗嘉之拜中樞升資憲階特賜几杖以侑壽席盖以孝行用特恩也　東閣雜記

世祖朝洪益城彥弼夫人宋相軼之女兩父皆爲首相子暹亦爲首相夫人年踰九十持服終制夫人之壽祿古未有也沈相守慶於暹賜几杖宴賀詩曰三從不從不出相門閫此事如今始有之云　上同

世祖朝洪裕孫以南陽貢生登進士七十六歲娶妻八十有子曰志誠ゝ於萬曆丁酉爲倭賊所害父子相傳一百六十年亦異矣　類說

元判府混年九十四宋判府贊年九十三申同知撥年九十四濟州人百歲以上者每至十餘人孟山民百三十歲者有之大丘民百十二歲者有之　上同

中廟朝長水縣馬維良妻趙氏年一百二十歲齒落還生大如來粒顏生黑髮

耳全無聞目亦不示四十三歲生子名坤年八十扶杖而行 上聞之教曰
堯舜之年亦未至此命給衣食 東閣雜記

宣廟朝李叅判蘧母蔡氏年一百三歲 上奇之起蘧嘉善時年七十三有兩
妹年俱八十餘末弟蓬年六十六歲人間罕有 上同

任判書由謙壽近八十諸宰作耆英之契人稱七老會圖繪以傳之 本狀

鄭領相光弼年七十七孫左相惟吉七十四惟吉子左相昌衍八十五昌衍子
判書廣成九十廣敬七十廣成子領相太和七十二太和從弟知和七十六
六代七人入耆社盛哉 青丘文獻

金沙溪享年八十四愼獨齋之庶弟槃八十一槼九十一棐九十棐之子益愊
八十益愊之子萬根扁其堂曰四八十齋云 金氏家狀

肅廟甲午濟州設老人宴上座者一百三十八歲飲大能起舞人不扶 東溪集

徐四佳居正尹梧陰斗壽申平城景禛享年皆六十九朴思菴淳六十七柳西

崖成就六十六鄭西川崑壽六十五成牛溪渾六十四李樗軒石亨李晦齋彥迪李白沙恒福申象村欽皆六十三金佔俾宗直崔遲川鳴吉皆六十二金東峯時習五十九權陽村近徐花潭敬德鄭松江澈皆五十八李容齋荇五十七鄭圃隱夢周金鶴峯誠一黃秋浦愼五十六鄭一蠹汝昌五十五成昌山希顏李漢陰德馨張谿谷維五十二金寒暄宏弼金河掾厚五十一李栗谷珥四十九任踈菴叔英四十八奇高峯大升四十六南秋江孝溫三十九諸公道學文章節義事業而成就可垂百歲而不朽此其受氣稟節必與凡人異而類多年壽不長信乎杜甫詩曰人生七十古來稀也 壽名集

高陽朴僉樞世規有子兒時無師受而自通大義年八歲入山讀書十五歲自山下來別處一房一日手削頭髮默無一言閉目坐死只書五言古風一篇曰至寶希世出衆人未易識見外不見內誰能下玉石剖之光光自顯始覺可駭人目秘藏知幾人見售泚所欲和氏何爲者抱之空泣血爾既自知之可

信美質豈必見於人苟要光價發萬口誰云石爾玉寧此玉遇固各有時嗟
爾枉自惜不擇知者獻此人即爾失爾失何尤人宜見足三刖格雖未至此
十五歲童子所及也 據言以下係夭

金校理致雲年少登第爲校理一日夢中作詩曰卜築蒼山根晴空木葉下流
年去如梭誰是長年者翌日入直夜半暴死可惜

成世淳安齋任之子也號竹谷學推句而知作詩山居詩曰朝伴白雲去暮隨
明月來伐木詩曰秋深雲山中樵人荷斧去伐木聲丁丁袒裼呼耶許十五
而夭世淳之弟世傑詩云一溪流水四青蛇林壑窈窕幽興多勸君今日不
痛飮奈此爛熳山花何十三而夭 本傳

李榮極有詩才二十三夭其贈僧詩曰踈雲山口草萋萋夜逐花香到水西醉
後高歌苔明月江花落盡子規啼 小華詩評

崔瀫有才早夭九歲從栗谷自坡州返京馬上呼韻應聲曰客行何太遲不畏

溪橋暮青山一片雲散作江天雨又咏老馬詩曰老馬枕松根夢行千里路
秋風落葉驚起斜陽暮上同
車殷輅五山之兄也號壽童未冠而夭其父軾通判黃州時年十二賦詩送客曰
幾宴寥賓館頻登望遠樓一朝雲樹別山碧水空流上同
尹緒善世稱鬼才壬辰亂後過達州戰場賦詩曰古場芳草幾田新無限香閨
夢裏人風雨過來寒食節髑髏苔碧又殘春年二十六不數年而夭盖其夢
遊錄雖出於寓言而語涉鬼恠非生人所可道也上同
權得源花山人與石洲一時齊名有詩曰橫塘千丈藕絲緝作衣裳零落隨流
水江南昨夜霜七齡而夭上同
沈安世號默齋十四乙成才秋雨下西池綠荷聲暗動蕭蕭半夜雨驚起元央
夢十九而夭上同
鄭星卿東濱之弟號玉壺子其步虛辞曰河上仙翁藏室史青年紫鳳滿函閑

一去流沙不知處人間只有五千言未冠而夭 上同

李弘美龍州外孫也能文章八歲半月詩曰半缺氷輪影不成衆星辰落暮光爭鏡兮兩片雙飛去別有何天一片明時十七而夭倘使此輩假之以年則其所成就無限而天旣生之旋奪之惜哉 上同

芒軒李胄濯纓金馹孫挹翠軒朴誾錦湖林亨秀俱年未三十而死於非命荷谷許篈白湖林悌皆年三十八卒近世金宗謙君山農巖昌協之子也得文章路脉年二十二而死其警句曰老僧一笑蒼崖古行子不言流水長寒星馬齕踈籬下瞑飯燈留黃葉中

湖南崔生子命昌六歲見雪上鷄跡謂父曰是類文字形見今而後知蒼頡造書之義遂吟曰雪上有鷄跡疑是造書時十歲賞雪月歎曰此堯舜心界也長而文行大進不幸未冠而夭死之歲謂同學曰子月建午吾當不利果以是月死其旁通術數又如此 東溪集